

欽定宋書

卷之十
六十六

宋書卷六十二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

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
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
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
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桓立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
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立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
楚臺殿中郎謂曰尙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
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
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

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
卽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
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
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太
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
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
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
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
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
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

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
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
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數字景肩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沒年數
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數雖童蒙便有思慕
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
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
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立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
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
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

敷卧不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
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
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
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
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
人秋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
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竝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訓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基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

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
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
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卽位
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
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
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
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
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
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

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
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
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
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
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葦門間里咸以爲祥怪君多
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
石禿鶩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
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
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
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

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閭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

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
比衛賜邪君欲高敦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搃提禮
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
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
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
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
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
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
之文莊生縱漭瀆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
明寬必靈貽於萬里汝頴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

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
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
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尙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
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
爵且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
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
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譖耳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
相存慰微奉荅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揚
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

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胥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闕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

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誨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

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
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
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
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未易陳
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
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
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
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謏無
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
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

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
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劒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
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
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
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
足識也似不肯睭睭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塵
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
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
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
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

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旣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立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眞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羸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